雙橋隨筆

五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雙橋隨筆卷九

鳳縣知縣周召撰

世人喜談風水每見鉅公名流以及村氓市叟所至皆然惟余不自揣竊以為非然所謂獨拍無聲徒求一握為笑耳已聞蘭江祝子堅先生所見畧同余雖未嘗登其堂讀其文而神交已久往往依之以自壯焉茲見唐翼修曾遺一札於子堅謂其集中有大闢風水篇急宜

刪去恐以不純之文而為萬世之口實余竊思之翼修
與子堅相得厚且深欲其文之無疵而可傳於後是也
而謂其大闢風水之言適足以為累則非也翼修之言
曰風水之說非後代始周公美公劉則曰逝彼百泉瞻
彼溥原乃陟南岡乃覯於京又謂既景乃岡相其陰陽
觀其流泉使堪輿果非信則隨地可居公劉何必既瞻
而覯而相而又觀之周公何獨據此以美之乎國風升
彼墟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美衛文公徙居

楚邱詩也使堪輿果無據則隨方可宅衛文何必既升且望而且景哉詩人何獨據此以美之哉又曰文王遷豐武王遷鎬王業由之以大不然文武固愛民惜財者何忍為此勞傷事哉噫嘻異修之說公劉衛文二詩若此所論大武都豐都鎬之謀又若此其溺於世俗之見而誤窺聖人之心可謂甚矣余雖固陋請為子竪辨之今夫儒者之惡堪輿家豈以世之建都立邑構室為塋一切宜任運為之而絕不當有經營圖度之事參於其

間哉蓋地之為地有陰陽南北之位焉有高下險易之形焉有剛柔燥濕之性焉有寒溫肥瘠之體焉倘如書中所云隨地可居隨方可宅而無事於瞻之覯之相之觀之而且升之望之景之則雖置之於汙坻幽壑菁莽榛荊腥嵐毒霧積峯飛瀑風饕雨虐中黿鼉魚鱉之與親而豺狼狐兔之為類而皆可以不計乎恐無是理也竊謂作詩者之美公劉衛文以為建邦啟宇必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焉因喜其位置向背之咸宜與水土風

物之皆善而歌之咏之非如後世之尋龍步脈所謂八字四元荒唐謬妄之談可以致福利而庇子孫也翼修又曰文王遷豐武王遷鎬王業由之以大云云果若斯言是以周家八百年過歷之天下其得力全在於風水而后稷以來積功累仁之效皆不足道矣況文武視民如傷者也徒以欲大其王業而一旦不愛民不惜財至於勞傷而不顧此與秦操之心腸何異且不聞南宮邊子之折辛櫟乎見說苑至公篇曰昔武周之卜居成周也其命

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之卜居曲阜也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是可以知武周之心矣又不聞武成之言乎曰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克成厥勲以撫有方夏予小子其承厥志當是時一戎衣天下大定矣所謂垂拱而天下治矣更何所未慊而謀再徙以圖之至於勞民傷財而不顧乎此可以知武王

之無心擇地矣且以文王之服事殷也三分有二而不敢少改人臣之節故孔子以至德歸之至於甲子之役而武王已及暮年矣止以天人之交迫不得已而後應之是豈有心於得天下者而謂王業皆以遷豐遷鎬而後大以文武之聖而其處心積慮顧如是是蓋必無之事也由是觀之文武之遷豐遷鎬也以為不知王業之由此而大無心得之是周之有天下德所致天所命人所歸也於風水無與也以為豫知其業之由此而大而

有意圖之是周之有天下人所謀也風水之力也與其
家世德無與也天命人心亦無與也此於風水之說則
張矣顧何以白文武之心於天下後世哉故余以為翼
修之說詩溺於俗尚之陋而誤度夫聖人之心也夫喜
遵村市中惑人之技而坐聖人以奸雄營算之所為此
尤尚論者之所不忍也余所以不得不代為子堅辨且
為二聖人辨也錢日礎先生曰子堅風水說引據鑿然
但有五經不談風水之語故翼修即以五經折之余不

自揣而又即以五經折翼修未知不至深詆否竊謂吾
輩既讀聖賢書所言所行必取裁於五經四子而後定
而五經四子中實無談及風水者若夫仰觀天文俯察
地理之言見於繫辭此聖人用易以財成天地之道輔
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之事其道甚大其理甚正堪輿
何技而乃引此以為証乎余以翼修此語為尤非敬再
質之而并以政於日礎先生以為何如
凌與三評陳大士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丈云翦商

肇跡乃後人推算之詞耳古公遷岐正高宗中興之年從何處可萌覬覦之心光武初念不過希作執金吾孟德亦止望作一司隸校尉耳況賢侯之克鍾聖子神孫而敢有非分之覬覦耶此言可証唐君之誤附錄於此

漢書藝文志有道家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神仙十家二百五卷似有取於異端邪說而然者然其論道家也曰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

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
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
欲絕去理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其論陰
陽家也曰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
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
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其論神仙家也曰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
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

為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人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其立論若此豈如後世之文人學士悖聖教而溺淫辭如飲狂藥而不知其醉者哉

古今所傳神鬼仙佛皆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類當如坡公所謂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可也而世人好怪皆以為真如東方朔者班孟堅所謂滑稽之雄耳載其事於傳中最詳又慮後世之人之易惑也故傳後云世所傳

他事皆非也又賛後云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
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炫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竒
言怪語附著之故詳録焉讀孟堅此語知喜崇怪誕在
當時已然至於後世而日甚如屠緯眞儒家者流而其
賛朔也亦有濯衣紫海食桃崑崙等論在他人又何足
怪
世之鼓樓曰譙樓者謂門上為高樓以望也畫角之曲
有三弄乃曹子建所撰初弄曰為君難為臣亦難難又

難次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今角音之烏烏者皆難字之由聲耳所以使人昏曉之間燕息之際聞之有所警發也此見於明胡公儼譙樓晝角三十六弄記夫子建魏之公子入七步八斗才也乃為此警切之語而起家保家之難尤非處豪華雄貴之地之人所能諳者世間紈袴纖兒恃父兄之庇稍充衣食輙至如痴如騃昏昏醉夢中不知自醒讀此曲可以知警

便中承書知比日侍奉安佳吾子讀書比復如何只是專一勤苦無不成就第一更切檢束操守不可放逸親近師友莫與不勝己者往來薰染習熟壞了人也景陽想已赴省季章當在家凡百必能盡心苦口切須稟承不可有違諺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此言雖淺然實切至之論千萬勉之大學說漫納試讀之不曉處可問季章也未即相見千萬為門戶自愛此朱文公與其親戚卑行小柬也見羅景綸鶴林玉露中以為後生晚

輩能爲一通置之座側朝夕觀玩何患不做好人誠然

誠然景陽許姓名子春季章姓劉名黼皆廬陵醇儒從

文公學季章後為特奏第一人

姪行年且五十於舉子業可謂苦心矣舉業而入苦心

之路其於名理雖或精研而於風調不免沉滯嘗聞先

輩舉業三字符曰典淺顯予獨更之曰輕清精然精之

一字亦不易得但能輕清而稍加之以秀逸疎爽則百

試百中矣嘗謂頭場七篇最為喫緊須如行雲之出岫

巧燕之穿簾荷葉之擎露柳絮之飄風萬無過思深構
過思深構必致重滯艱澁於二三場以後並聽姪之蹀
躞馳驟出經入史千金之駿絕塵而奔亦無不可者先
輩舉業之最如王守溪之渾雄臺閣唐荊川之精純典
雅汪青湖之豪爽薛方山之奮躍並所不易得者獨聞
韓昌黎有云如駕輕車而就熟路以此擕之為舉業訣
可謂最便法門近日兒維寄來北京鄉試七篇姪嘗誇
之當為舉業中赤幟子獨疑其太橫喜之者什之五而

駑且辟易從而厭之者亦什之五而緇兒亦讀之曰但恐落老學官之手當為覆瓿矣今已垂翅傳聞果被以高年校文者僅於首篇加數點後並不及覽何則彼且視之為怪僻不復覽覿矣吾姪之才奇崛魁梧獨恐其一入沉滯便令校文者澀眼縮首千萬於令輕清而加之以秀逸疎爽斯則姪之老馬長途而姑從康莊以策轡而馳亦所以慰我衰颯懸懸之望也此茅鹿門先生與其姪舉人桂書也習舉業者當以為法錄之以示後

起

錫山王耐軒筆疇足以鍼砭物態時情甚為有益福清林公樞謂其句句皆切己條條皆實用誠處己接人之要道宗伯徐太室歸有園麈談漢陂外史謂其月旦人倫雌黃物理包籠連類取譬搜奇自著一家之書不經人道之語雅詣兼陳醇駁互見二書與眉公先生讀書鏡見聞録安得長者等集皆宜置之案頭時時諷誦勝於飽食煖衣空消白日者幾千萬倍也

梁武帝銳意釋氏天下從風而靡惟韋叡獨不與林靈素作神霄寶籙自公卿以下羣造其廬拜受籙獨李綱傅崧卿曾幾移疾不行元富珠哩琳不拜西僧國師偉哉數公近有為宗伯執香爐於道場又有橫玉三公而拜狸奴者何其異也

後周韋孝寬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唐薛仁貴著周易新生本義二卷二公皆勇將而精意經術如此

楊升庵云牛馬者家畜也縱之坰野則悍鷹鸇者野鳥

也一為繫絆則馴化收放心之說也稱為人而不知學使其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其漸入於禽門獸行也宜哉

余嘗謂北鄉項山之謬以為項羽未嘗至於此然史遷羽本紀中亦有從其季父項梁避仇吴中事吴中今之湖州也相傳羽為神於湖最烈後為唐狄仁傑采訪江南移檄毁其祠肸蠁遂絶

余性不喜談命而邇來姻友相聚輙以五星八字辯難

不少休殊厭人耳偶閱陸文裕公燕閒録載張東白先生語可謂中流一砥遂録於左以堅余一偏之見云東白先生張公元禎天順庚辰進士以道學名世嘗為余言自小子登朝見士大夫凡三變初登朝士大夫多講政事遂有好政事意蓋指李文達公輩也再登朝士大夫多講文章遂有好文章意蓋指李文正公輩也及今次登朝士大夫多講命為之微笑是時靳少卿貴字充道徐侍讀穆字舜和皆好推星而翰林諸先生每會晤

間皆喜談五星三命故術士遊京師者多獲名利亦一時之風尚也余素不信其術嘗有數說以闢之同年閔每以為拘顧學士鼎臣字九和素善此以為汝不信自不信命自是有范文正公有言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多言命運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地豈國家之美事哉其論則正大矣又裕公諱深號儼山

吾儕之在往代能文者最多如何欽聖獻肅蘊長公之七

言長篇至一千五百餘字公以為佳但因其欲推尊王氏故不甚喜耳然亦遇之未嘗衰也又毛平仲遂初堂書目序亦最條暢非後人手筆所能為兩公行事不概見而二篇之作皆於説郛内得之則其湮没而不傳者盖亦多矣以是知自古能文之士其姓名之隱顯有幸有不幸焉遂初堂尤延之裒藏書處也

文文山樂安老人墓誌有云翁有數事甚異里傳鬼車鳴者未夜相戒滅明屏息户内翁開樓大呼願見鬼車

卒無有有神以禍福驚人翁過其祠持牛炙如常人莫
不危恐翁休休如也嘗有所營造忌某星直某方翁曰
犯者殆乎請身當之某星迄不驗為子納婦或曰婦不
利於長翁不為奪自是諸婚嫁歷家說格不用中年卧
疾家人私與女巫謀為厭勝翁廉知之强起逐之出門
未屬纊翁默自念作其像贊若遠遊者顧左右曰吾死
勿事緇黄吾志也醫以藥進麾使去問日入乎曰然反
面而逝江南之俗尚鬼而信巫翁能自不惑非由耳傳

口授殆一至之性然也
孟子功不在禹下非諛語也至於後世乃有詆訾其教
至形於詩句以侮之者殊堪髮指明初洪武間欲去其
配享尚書錢唐上疏爭之先是有言諫者當射殺之唐
即置棺袒胸當箭太祖見其諫甚切命太醫院療其箭
瘡配享得不廢黄南山先生有錢丈奇勳之詩曰引棺
絶粒箭當胸拚死扶持亞聖公仁義七篇文莫蠹冕旒
千載繪仍龍批鱗既奮回天力没齒終成衛道功那得

洪恩遍寰宇泮宮東畔置祠宮唐象山人元末隱而不見年將六旬見四海定於一赴京敷陳王道以詩稱旨授刑部尚書

王思質治其父質菴公之喪其親含殮棺槨靡不誠信然不一雜浮屠及吳俗之禮時人翕然稱之載元美先生自撰思質公行狀中先生喜談禪悅者至為先公狀則其言如是是知聖人之道非異學所可掩雖染指其間者終以不雜浮屠為正而不能為之左袒也頃閱司

馬温公語其理尤著今錄於此

世俗言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期年再期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廟塔云為死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吒之味殊不知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研之已不知苦況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黄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燒舂磨豈復知之且浮屠

所謂天堂地獄者許亦以勸善而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是以唐盧州刺史李舟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為君子而為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此則中智所共知而舉世滔滔信奉之何其易惑而難曉也甚者至有傾家破產然後已與其如此曷若早賣田營墓而葬之乎彼天堂地獄若

果有之當與天地俱生自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見閻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不足與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

張宣公帥江陵道經澧澧之士子十數輩執文書郊迎公喜見鬚眉就馬上長揖索其文視之乃舉劉郡守政蹟公擲其文於地曰諸公之來某意其相與講切義理之是非啟告閭閻之利病有以見教今乃不然是特被

十隻冷饅頭使耳躍馬徑去澧守上謁亦不容見
魏武帝父子不惑仙術武帝樂府精列篇云造化之陶
物莫不有終期賢智不能免何為懷此憂願螭龍之駕
思想崑崙居見欺於迂怪志意在蓬萊周孔聖徂落會
稽以墳丘陶陶誰能度君子以弗憂魏文帝折楊柳歌
云彭祖稱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適西戎於今竟不還
王僑假虛詞赤松垂空言達人識真偽愚夫好妄傳追
念往古事憒憒千萬端百家多迂怪聖道我所觀二詩

不信仙術闢其怪誕誠知道守正之言也曹孟德之卓識比之後來唐之諸君服金丹渴躁而死者豈不天壤哉曹子建辨道論亦言左慈輩之妄其父子相傳家教如此今之儒者能無愧乎

明世宗自號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元真君又加號九天宏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思仁紫極仙翁一陽真人元虛元應開化伏魔忠孝帝君又號太上大羅天仙紫極長生聖智昭靈統三元證應玉虛總掌

五雷大真人元都境萬壽帝君世宗為有明英主而其所稱號比之唐宋二君尤為可笑邪說之惑人盖至於此

蜀岷州俗畏疫辛公義為刺史知其地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乃命皆輿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召其親戚諭之曰生死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慚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

留始相慈愛風俗遂變

隋開皇十二年有司言府藏皆滿無所容積於廊廡於是更闢左藏以受之乃詔曰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范文正公讀書長白山僧舍日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畫為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虀十數莖醋汁半盂入少鹽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

蘇文忠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着棋吃酒唱曲也林

和靖亦自謂所不能者擔糞與著碁耳竊以為蕪言果不謬而和靖之語未免近於狂

為人取名及字號與題亭堂齋閣扁牓之類皆宜慎重不可易於下筆唐時有揚州帥欲作一書而未得名商於通判鮮于廣廣請立名曰逸居集有牛僉判者謂帥曰此是罵公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耳張士誠之名吳士人所取也有謂之者曰此罵公也士誠問故曰公不讀孟子乎有云士誠小人也非罵公而何兩人事有

意無意不可知而皆足以釀禍明知之人何苦如是

凡虫入人之耳者用生油灌之可稱妙方載彭乘墨客揮犀

古人作文雖一字不安在所必改歐陽公為魏公書錦堂記其初起句云仕宦至卿相富貴歸故鄉久之索還原本每句加一而字歸之其慎重如此昔人有以更一字而稱為師者奈何輕言脫稿也

唐人喜撰小説雖以帝王之尊宜立極以為治者亦造

為誕妄之談如開元夢羣仙一記可為千古笑端乃宋人至為立碑勒石建宇塑像設奠致敬香茗之賜不絕此必政和宣和間蔡京輩名其君為教主道宗皇帝時事耳敗家亡國之君前後一轍如此皆白日見鬼症也唐采臣先生一跋可以喚醒癡人之夢其於世道人心關係不淺

邪說惑人雖以韓魏公之後冠裳最盛而家傳載公一事云右侍監孫勉監元城埽埽多墊隔貫公料勉詢有

巨黿穴其下伺其出射殺之數日勉方晝卧為吏廹去為黿所訟當往証之既至一宫闕守衛甚嚴吏云是府真人宫也仰視真人乃韓魏公也亟俯伏許公微勞之曰汝當往陰府証事乎勉述殺黿事公取黄誥示之謂曰黿不與人同彼害汝埽殺之汝職也遣之使去出門遂寤事既播揚神皇謂輔臣曰聞說韓為真人事否皆曰未之聞也上具道所以咨嗟久之云云此等事皆好事者之所為使魏公有靈當不勝其怒乃竟載之家傳

中人之易惑抑至於此或孫勉子弟欲張先人有射寵
事而借魏公以實之亦未可知也
唐德宗初嗣位尚禮法諒闇中召韓王食馬齒羹不設
鹽酪皇姨有寡居者持節入宮粧飾稍過帝見之極不
悅異日如禮乃加敬焉

雙橋隨筆卷九

雙橋隨筆卷十

鳳縣知縣周召撰

唐明皇其初英明之主也至天寶以後但見神魂惝恍終日做夢而已試一述之一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山洞有妙寶真符命張均等求之一楊國忠奏有鳳凰見左藏屋一夢玄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求得之於盩厔迎置興慶宫一陳王府

參軍田同秀言玄元皇帝告以藏靈符在尹喜故宅遣使求得之羣臣上表以寶符潛應年號請於尊號加天寶二字一清河人崔以清言見玄元皇帝云藏符在武城紫微山勅使往掘亦得之一謂宰臣朕於宮中為壇為百姓祈福自草黄素置案上俄飛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煉藥成置壇上及夜欲収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収此自守護羣臣表賀一云玄元皇帝降於華清宮之朝元閣一太白山人李渾等上言見神人言金

星洞有玉版石記聖主福壽之符命王鉷求獲之一孫
思邈廬峨嵋山聞鑾駕至蜀特來候謁求賜雄黃一羅
公遠拄杖為橋請登月宮見仙女數百舞廣庭聽霓裳
羽衣曲盖明皇之夢至馬嵬坡始覺世人之好神仙佛
老者請細觀之庶免作癡人說夢

作文之法譬如城市間物種種有之欲致而為我用有
一物焉曰錢得錢則物皆為我用作文先有意則經史
皆為我用此東坡教人作文法也

自昔名賢嚴於輩行尤篤通家之好子弟見父執必拜或立受或答半禮或以排年或稱小字書問以從表兄叔自處今則拜禮施諸顯官則有佞貴之嫌為父執者亦恐憑藉而為我累通家之契替矣

神慮淡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唐處士張皐云是為養身之要宋范忠宣云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是為修身之要皆可銘於座右

有跋歐陽公小草者曰張湯逢君之惡賊殺不辜獨以

推賢揚善有後於漢文忠公推賢揚善之功一時元宰鉅卿多出其門非湯所敢望其萬一而無湯之罪令其後止有選人三數輩又最困天之報施有時而爽可為慨嘆云云以余觀之文忠公生平詆佛而其子棐奉釋氏最嚴手持數珠念唄聲不絶客至輙謝以持齋不見有子如是極反其父之所為可謂肯構肯穫者乎宜其後之不競也然有謂文忠在時棐即有是僻而亦未嘗禁止之也殊不可解公存日夫人已持齋奉佛家人多

效之而公不能禁天下事每為婦人所壞

宋孫莘老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者二人使其子端取西漢左氏等書授以句讀每暝目危坐室中命二人更讀於旁終一册則易一人飲之酒一杯使退其喜讀書也如是

宋元豐末學者各崇虚誕章子厚極惡之嘗延一太學生在門下子厚一日適至書室見其講易略問其説其人縱以性命荒忽之言為對子厚大怒曰何敢對吾亂

道亟取杖命左右擒欲擊之其人哀鳴乃得釋此一事
在乎厚未免太暴然待此等人亦當如是
凡事變起於意外須靜以鎮之而緩為圖宋文潞公知
成都偶大雪喜之連夕會客達旦帳下卒倦於應待有
違言忿起拆其井亭共燒以禦寒守牙軍將以聞公曰
今夜果寒更有一亭可拆以付餘卒復飲至常時而罷
翌日徐問先拆亭者何人杖脊配之臨事若此始無意
外之慮然非胆智器量裕於平時者倉卒之間不能無

悞也

晏元獻雖早富貴而奉養極約惟喜賓客未嘗一日不宴飲而盤饌皆不預辦客至旋營之初但人設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實蔬茹漸至亦必以歌樂相佐談笑雜出數行之後案上燦然矣稍闌即罷遣歌樂曰汝曹呈藝已遍吾當呈藝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率以為常前輩風流如是嗟乎後世之人得毋以冷淡生活為苦與斯選者有如矍相之圃乎

士人應試當臨場之際皆擬主司必命之題而預為之甚有盡録他人舊作不改一字而獲售者昔晏元獻為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召至闕下適御試進士即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賦草尚在乞别命題及為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宴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為燕集以致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為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昆弟讀書二事聞於上眷注日深仁宗朝卒至大用

余不能拒里人之請為撰建三官廟疏而謬以天地水之有裨於人為之辭所謂姑妄言之耳及閲菽園雜記其言三官所由始者曰漢熹平年間漢中有張修為太平道張角張魯為五斗米賊而魯尤盛蓋其祖陵父衡造符書於鶴鳴山制鬼卒祭酒等號有疾者令其身書名氏及服罪之意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三官之名實始於此又為之評曰水為五行之一生於天而附於地非外天地而

為物也今以水與天地並列已為不通之論若其使民服罪之書水官者沉之水地官者埋之地矣天官者既云上之天則置之雲霄之上可也却云著之山上然則山非地乎其誣惑蚩蚩之氓甚矣云云由是觀之三官之稱其誕妄也明矣乃吾邑男婦之持三官齋且相率為會甚多人之至愚一至於此

宋杜君懿以許敬宗風字硯為潤筆物而求誌於孫莘老莘老笑曰敬宗在正堪磔以飼狗耳何以其硯為蓋

硯無字而匣有敬宗名東坡以為敬宗為姦時非硯所能知而哀其所遭之不幸則欲存其硯而棄匣以去敬宗之累微東坡硯幾以無罪廢人可不務修德乎哉

朝廷設科取士亦必斟酌而定乃稽之古昔有最為可異者唐時有士子奔馬入都見者問其何急如此答曰欲赴不求聞達科宋天聖中置高蹈丘園科許本人於所在自投狀求試夫不求聞達矣而奔馬入都高蹈丘園矣而投狀求試上以是求而下以是應有例相沿恬

不知怪使後世指為笑端真不可解也

哲宗時范祖禹為諫議大夫聞禁中覓乳媪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蓋豫教子弟一事甚不可緩帝冑猶然而

況於大夫士庶之家乎未然之言凡有家者皆宜時時講習可也

書有十體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籀文者亦周太史史籀所作也小篆者秦始皇丞相李斯所作也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隷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飛白者後漢左中郎將蔡邕所作也章草者後漢徵士張伯英所作也

向敏中拜同平章事進右僕射是日學士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又曰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也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宗諤與其親徑入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相慶眷依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唯唯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勲德禮遇之重敏中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使人問庖中今日有賓親宴飲否亦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帝曰敏中大耐

官職以僕射之榮加自天子而自視欲然畧不動意非
大受之器豈能如是世有少伸寸步而不能自持遂有
張皇無限者其度量相去何如也
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晩節香韓魏公在北門重
陽詩也公嘗謂保初節易保晩節難故晩節事事尤著
力所立特全崔公孺韓魏公妻弟也公執政用監司非
其人則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之心造化者以蛇
虎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菹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於

通衢使為民害可乎公孺此語直捷痛快安得書之銓部堂中使司衡者時時聳聽耶

唐崔祐甫才能應變斷决朝事甚中機權神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久權震内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白志貞已入軍中矣朱泚軍中貓鼠同乳表其瑞詔示宰相常衮衮率羣臣賀祐甫獨曰可弔不可賀詔使問狀對曰臣聞禮迎貓為其食田鼠以其為人去害雖細必録

今貓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交乳之母乃失其性耶貓
職不修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不捍敵臣愚
以為當命有司察貪吏誡邊候勤徼巡則貓能致功鼠
不為害淄青李正已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
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祐甫曰正己誠詐陛下不如因
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已奉承詔書是陛
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斂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
朝廷為重賄帝曰善正已慚服議者韙其謨謀謂可復

貞觀開元之治焉

人之生育本於血氣血氣有盈與絀而子息之多寡難易以分焉非人力所能為也世人不察以為可以求而得於是有未有子而祈之神者有既有孕而又祈神轉而為男者有既生男而寄於僧道為乾兒以祈無災病者此皆惑之甚者也昔崔慎由晩年無子遇異浮屠以術求乃生湜字緇郎及為相其季父安潛咁曰吾父兄刻苦以持門戶終為緇郎所壞後果如其言嗟乎藉於

僧而得子雖佳兒不足貴也況如湜之身屠宗滅者乎
晉元帝生子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
慶臣無勲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
勲耶此雖戲語世之祈子與為人祈子者皆可以發一
笑矣

明天順間桂廷珪者嘗館于門達家刻私印曰錦衣西
席後松陵驛丞甘某洗馬江朝宗之壻印曰翰林東床
一時傳笑以為的對

瀋王府長史王庭病大便下血勢瀕危殆一日昏憒中聞有人云服藥誤矣喫小水好庭信之飲溺一碗頃甦遂日飲之病勢漸退勿醫而愈

輪廻酒即人尿也人有病者時飲一甌以酒滌口久之有效跌撲損傷胸次脹悶者尤宜用之婦人分娩後即以和酒煎服無産後諸病南京吏侍章公綸在錦衣獄六七年不通藥餌遇胸膈不利眼痛頭痛輒飲之無不立效

鎖鑰人無如忿與慾忿者慾動水滲怒甚火炎懲之心火下降腎水上滋此亦吾儒坎離交媾功法何必仙家環碧小言

八月某日盜刦大侯嶺嶺在萬山中居民樸野而翁姓者有一女姿容端麗年十四為賊所得縶其臂驅之女啼呼攀楣楣折加箠焉遂大罵曰賊狗吾寧從汝者耶亟斫頭去何以箠為揮刃擬之則延頸受賊怒其戇也乃斷其喉而死悲夫此萎然者村閨弱質耳至性所激

甘死如飴彼徒戟鬚眉者曷用哉余憐其遇欽其烈而恐其事之不傳也因記其畧以俟採風者

習尚之誤不獨晉人以清談廢務明之中葉士大夫喜參禪説更有甚焉蓋六經四子之義其事最實其理最明而一時論文講藝者必欲鑿以竺乾柱下之説謬妄虛浮茫無真際浸淫日久人心盡壞而天下之事隨之矣善夫艾千子之評儲紫虛君子戒慎一節文也曰湯霍林評云道只有不覩原無覩所道只有不聞原無聞

所於所不覩不聞常若有所謂覩有所謂聞則寂感並
融能所雙遣更於何處說玄說禪如此評文真孔孟程
朱之罪人也亦儲紫虛之罪人也不覩不聞即末君子
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一意耳偽楞嚴拾
晉人之清談為佛書以欺後世講道脊儒又拾偽佛書
之唾餘以解聖賢之書如此題者真可恨也不覩而敬
則凡覩之時可知矣不聞而畏則凡聞之時可知矣確
然經傳何可指禪入評嗟乎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昔賢

曾言之矣其與吾道之不相洽也若氷炭然湯喜讀書冠進賢為時鉅宿而評語若是皆溺於一時之習而不覺形之口吻耳倘無明眼者力排其謬一往狂瀾孰為之砥東鄉數語有功於孔孟程朱者非淺真吾道之干城也

語水陸雯若評廣東蕭俊子一以貫之文云夫子生知尚自語好古敏求其教人也則以博文約禮又曰下學而上達自金溪只空理會一貫以為先立其大者其時

教至姚江而其說更熾初則以一貫廢學識繼則遁辭以先尋一貫而後學識則是先上達而後下學先約禮而後博文節節顛倒恐無此聖賢也朱子謂但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都廢却貫箇甚麽談空浩瀚引得一輩士人都顛狂嗟乎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可悲可痛也此文獨能於學識中指出一貫實義真可究講學之失而文之高爽俊偉足以達之云云蓋孔孟之書其尊於天下萬世而不可廢者惟所言皆實理實學實心

實事故也明末講學家喜談玄奧濫觴而後流入空門一時鉅宿名流若飲狂藥遂不可挽此評極中其病備錄之以為羽翼經傳之助

臧榮緒以夫子庚子日生凡庚日必陳五經再拜黃省曽亦以五經奉高架上朔望拜之有拜五經文余甞怪明嘉隆以後士大夫相率佞佛若癡若狂稱佛為師而以弟子自稱捧唄持齋僧跪膜拜無所不至葢其始也籍四子五經為進取之計洎乎獲售則置之高閣有若

㓕靈誰復認孔孟為吾師爇瓣香一拜其座者盖其皈依西氏謂之護法而不知孔孟為何人語以滅黃二公事能無汗下

揚州天長道中有古塚土人呼為琉璃王塚馬氏嬾真子錄辨為漢廣陵王胥謚厲後人悞以劉厲為琉璃耳

長安董仲舒墓門人至皆下馬謂之下馬陵譌呼為蝦蟆陵

雙橋隨筆卷十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葉　菼
謄錄監生臣龔　果
謄錄監生臣周　丕